



我们的屏淮路

□ 赵妹

屏淮路总长约为5.5公里,串起了高邮东部新城、经济开发区与城南新区的脉络,更串起了这座古城的核心繁华干道。沿途的地标性建筑,让这条路的“功能之美”更添厚重——庄重大气的市政府,见证着城市发展的决策与前行;设施完备的中医院,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健康安宁;灯火璀璨的世贸中心,汇聚着购物、休闲的烟火与活力……这些建筑错落分布,与道路两侧的景致相映成趣,让每一次途经,都成了一次与这座城市温柔而有力的相拥。

四季在这条路上落笔成诗,而诗里写的都是生活。春日里,道旁新绿初绽,鲜花缀满枝头,微风拂过,花瓣轻落路面,市政府门前的绿植吐露新芽,伴着来往车流绘就一幅生机的画卷;夏日浓荫蔽日,繁茂的枝叶为路人撑起清凉,傍晚的小区门口,乘凉的老人闲谈家常,世贸中心的霓虹灯在夜色中早早亮起,点亮了一城夏夜的热闹;秋日天朗气清,金黄的落叶随意飘落,星星点点的阳光透过枝叶洒在建筑立面上,将整条街道浸染成温暖的琥珀色;而到了冬日,树木褪尽铅华,枝干勾勒出疏朗的天际线,偶有霜雪薄雾,清冽的空气里,沿街商铺透出的暖黄灯光便成了最温柔的驿站。四季在屏淮路上不只是风景的轮替,更是

生活节奏的变奏曲——它始终以包容的姿态,见证着这座小城日复一日的笃定与生长。

于我而言,屏淮路是“我”的生活轨迹——清晨开车上班,车轮碾过新扩宽的平整路面,道旁的树木在风里摇着枝叶,掠过中医院的晨雾与市政府的晨光,是独属于我的清晨序曲;傍晚归来,夕阳把路面染成暖金色,世贸中心的霓虹渐次亮起,路旁商铺飘来的饭菜香,勾着我归家的脚步;最难忘的是夜晚和孩子开车回家,屏淮路上的路灯次第亮起——这是高邮“路灯之乡”的温柔馈赠,它们不像都市强光那般冷冽刺眼,而是晕开一团团暖橘色的光晕,像悬在夜空的熟透果实。光从行道树新修的枝桠间滤下来,在车窗上流淌成一条静谧的光河。儿子总让我开慢点、再开慢点,因为他喜欢静静地趴在窗前数着过往的路灯,看它们如何把我们的影子从长变短、再从短变长……这些光守护着无数像我们一样的归人,把一条路暖成一根联结家与远方的脉络,明亮而不张扬,恰似这小城夜里最安稳的呼吸。

当然这条路,终究属于“我们”——属于所有把日子安放在这座城里的人们。它是经济开发区里工人们奔赴岗位的晨昏

线,厂房林立的背后,藏着无数家庭的生计与期盼;它是东部新城高楼间的生长轴,崭新的楼宇与市政府、世贸中心共同勾勒着城市向上的天际线;它也牵着城南新区蔓延的烟火气,散步的邻里、牵手的亲子,都是“我们”最平实的模样……

“我们”,更是在这条路上彼此照亮的每一个身影。平曰里,每个路口红马甲的志愿者扬着微笑指引方向,交警的身影在车流中站成笔直的坐标——他们是屏淮路最看得见的温度。风雨骤临时,他们身披雨衣坚守,雨水打湿肩背,手势依旧清晰;寒冬凛冽时,他们呵着白气指挥,冻红的双手依然精准,沙哑的嗓音依然温和。他们从平凡的“我”中来,却用责任和坚守把自己站成了“我们”的屏障,让这条路在风雨里依旧通畅,在寒夜里依旧安心。

这条路听过“我们”太多的故事:早点铺里蒸腾的热气,校门口叮咛的话语,快递车穿梭的风声,环卫工人划过黎明的节奏,夜色里牵着手归家的身影……每一个平凡的“我”,都在这条路上成了“我们”故事里不可或缺的章节。

屏淮路承载着“我”的日常点滴,也见证着“我们”高邮的成长与繁华。这条路的美,从不是单一的风景,是四季流转的景致、鳞次栉比的地标,是风雨中坚守的身影、寒风里温暖的守护,是无数个“我”的坚守与付出,汇聚成“我们”的温情与力量,是“我”的小确幸与“我们”的大幸福交织的模样,是独属于高邮的最动人的城市诗篇。

麦秸稻草里的人间烟火

□ 汪泰

我当知青插队以后,见识了什么是农民的土墙草屋。我们这里农民的草屋,屋面用的不是茅草,而是麦秸秆或稻草。

茅草在里下河地区是有生长的,只是要用来盖房,量不够,且上世纪五十年代,农村在人民公社制度以后,因大量的农田方整化和基本水利建设,很多的小河小沟没有了,茅草失去了生长的条件,就更谈不上用茅草盖房了,而麦秸稻草就在眼前。

麦秸秆,去除了枯叶后,挺拔,利于沥水,不易霉烂,它的中空结构,利于保暖。稻草质软,易含水,易霉烂,所以麦秸成了庄稼人盖房的首选,而少有人家用稻草盖房。

麦秸盖房,有一套讲究的过程。庄稼人会选好一块长相齐整的麦田,小心呵护着这片齐整的麦秸秆。麦子收割捆扎上场,这些麦把可不能进脱粒机(俗称小老虎),得手工撮把,双手抓住一大把麦秸,将麦穗头对准石碾之类的硬物碾下,脱下麦粒,将一把一把的麦秸秆收好码放整齐备用。抽一个空闲,将一把一把的麦秸秆在有几排钉子的木板上梳理,梳理了枯叶片,剪去空穗头,剩下的都是圆润丰满明光闪亮的麦秸秆了。这个过程叫“刷草”,这一把一把明晃晃的麦秸秆,也就叫刷草。将这一把一把聚集起来的刷草,笃齐,码实,堆好,它可是盖房或修补屋面的上好材料啊。一家砌房盖屋,凭自家田里的麦秸秆是不够的,得好几家相互帮衬着凑一凑才行,或得几年积累才够。当初,我们的知青屋上盖的就是农民这样一把一把聚集起来的麦秸秆。我们经历了盖屋面的那个热闹场面。

盖草屋面的师傅叫茅匠。他们都是些半大的老头,嘴角叼支香烟,带一个蒲团摊坐在屋架上,待屋架上铺上旺膜或芦席,再铺一层薄薄的软穰草,浇一层稀河泥,抹平,打好这些底子,就铺麦秸秆了。把一捆捆麦秸秆浸一下水,平摊开来,整齐的一头朝下,另一头用稍厚一点的河泥,将麦秸秆粘黏在底子上,一层麦秸秆就铺好了。这样一层一层向上铺满屋面,铺好的屋面上有近十公分厚,在下面朝上看,麦秸秆的圆孔都能看清,整个屋面明亮金黄,让人觉得温暖,就有了家的感觉。盖了麦秸的屋冬暖夏凉,在那个不富有的年代,敦厚的麦秸屋面,让人心安。

当然,这样的屋面是要注意防火的,尤其是夏天。一次做晚饭,我们烧的是生产队刚分的油菜籽秸秆,这菜籽秸秆劲大耐烧。忽然邻居大哥国强一脚跨进大门,喘着气对我们喊道:不得了了,你们这样烧火,屋顶要失火的。原来国强收工回家,走在路上看到我们的烟囱往外冒火星,就直奔而来,要我们注意,我们这才知道危险。国强告诫我们,锅里的火不能太大,火大了,一下子烧不透,火星从烟囱落到草屋面上,就不得了了。从那以后,我们烧火就很注意,草把小小的,用火钳挑着烧,烧透了再添草,这样还省草呢。

麦秸是个宝,这稻草也是宝呀。尤其是长长的晚稻草,是搓绳、做草鞋、做幼儿站的毛窝子、编辫子(一种拉拽的用具,套在肩头,一端系在物件上)的好材料。晚稻割下来,打一个不大的把子,稻穗头朝上,底下挖开端坐,晾个一两天,收回家脱粒。也不进小老虎机,用手抓着稻把,让转动的滚龙上的齿拽掉粮粒,这样的稻草齐整修长。如要搓绳,待草阴干了,再用木榔头捶打绵软,搓起绳来就不打手了。在乡下,草绳的用处可多了,捆捆扎扎,挖墒放样,网挑土的筐筐……搓绳可是个技术活呢,下乡时间不长,我们这些知青都成了搓绳的好手。

如要编草鞋,还得把草捶得更绵,编出的鞋才软和。稻草铡细碎了,跟河泥和起来,做泥瓮,用来装稻谷。先用稻草做骨架,内外用拌了草屑的泥涂抹成型。

在那个缺钱少物的年代,麦秸与稻草成了农人过日子的宝,它们是农民最低生活的成本,是天和地的给予,更是延续了千百年的烟火,农人把它们用到了极致。

如今的农村,土墙草屋早已被砖瓦水泥全面替换,麦秸稻草退出了舞台,成了累赘。收了粮,草在田里就一把火烧了,还污染空气,或被田间粉碎还田。麦秸稻草带给庄稼人的功用,已成为远去的回忆。

“大表姐”的菜摊

□ 王焕其

起初,我并不曾注意那位大姐。直到上个月有一天傍晚,我骑助力车去一单位办事,她坐在路边,几样时令蔬菜规规矩矩地摆在面前,沾着潮润黑泥的红萝卜、叶子被霜打得有些蔫软却仍透着一股清苦气的青菜、鲜嫩的茼蒿,还有一小堆大小不一的土豆。看着这些,我随口问了一句:“青菜多少钱一斤啊?”她回我:“我的青菜是自己种的,不还价一斤两块,茼蒿五块钱一斤,你要多少?”其实我是随便问问的,听她说是本地青菜,又是她自己种的,便说:“我去前面办个事,等会回头来买。”

说实话,我平时不大买菜,也不在行,但最近两年也学着买了。一到冬腊月都是爱人一大早去菜市场买菜,很是辛苦,我要去买,她又不让,说我有高血压,早上天冷对血管不好。我想这次正好买点蔬菜回去,省得她明天又要起早去买菜。

我办完事回头已晚上六点多钟了,这附近有一所学校,路上大都是接孩子放学的家长,不远处有两个交警在维护交通秩序,还好前面没有堵车。不一会我骑车到了那位卖蔬菜大姐的摊位前,她见我停下来,立即大声说道:“我以为你刚才是随便问问价钱的,没想到你真来买了。”我说:“你的菜是自己种的,价钱又合理,我就顺便买点回去,省得明早去菜市场买了。”“是的是的,我卖的菜都是自己种的。小香芹五块钱一把,小香芹你闻闻,味道香不香?豌豆苗八块钱一斤,你看多嫩啊,都是嫩头掐下来的,你要不要带点回去?”她见我有买的意向,便不停地向我介绍……

一来二去熟了,她也确实有点像我那位乡下大表姐,我便开玩笑地说:“你长得很像我乡下大表姐。”她先是一愣,随后眼角便漾开细细的笑纹,略带羞涩地说:“你就当我是你的大表姐。”有一天她忙,便向我提起她的一双孙儿孙女:“小孙女眼睛亮得像星星,会画画了,画个房子,烟筒还冒着弯弯的烟。”“大孙子虽调皮,刚上小学,但读书用功呢,上回还考了双百分呢!”她说这些话时,手会不自觉地比划,脸上的风霜纹路似乎都舒展开了。说到儿子,她却陷入忧虑中:“儿子在厂里上班,加班多,也累……两个孩子上学,处处要钱,没办法,我还能动,就得出苦点钱,贴补贴补他们小家庭。”

苦钱,是她的原话。一个“苦”字,道尽了那几角、几元钱背后的所有重量。“大表姐”像一株被移植到水泥缝里的老植物,努力伸展着根系,想为她的苗裔再输送一点滋养……

虽不愿相信但不容置疑,进入丙午马年,意味着我站在七十岁门坎之上了。这七十年,我的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学习阶段。18岁之前,与大多数人一样,处于学习阶段。在家接受父母教育,听从父母安排,吃什么饭,穿什么衣,与什么人玩,什么地方可以去,什么地方不能去,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不能说,哪些事必须做,哪些事不能做,都有规定,不得乱来。自己心中那点“小主张”,往往与父母观念相左,最后以失败告终。在学校,一切听老师的,认真听讲,按时完成作业,参加学校开展的活动,不喧哗,不做小动作,不冒险,不逞强,不斗狠。在家庭和学校之间,也学着玩捉迷藏,滚铁环,斗斗鸡,弹玻璃球,飘洋画,攒纸炮,砸钱堆子,进而学打乒乓球,学打篮球,足球还踢了玩。除此之外,与妹妹下河边打水吃,帮母亲烧下火做饭,因父母是裁缝,也学做针线活。晚饭后,常到附近邮局门口的橱窗下看报纸,到杂货店的店堂内听广播,或站在邻居豆腐婆婆旁边看他讲“三国”说“水浒”。也偶尔去电影院入场处试图蒙混过关。学习阶段,就这么糊里糊涂地过去了。

第二,实习阶段。学生时代结束,各回各家。这时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还在继续。1975年5月28日,我19岁,去宝应湖农场“接受再教育”。农场四年,我没有学到什么农业技术活,不开拖拉机,不扶犁把子,食堂炊事也没沾过,只用大锹挖土,用镰刀割柴,用双手插秧,用肩膀扛笆斗,队长分配什么就做什么。这是我的第一个实习阶段。第二个实习阶段,是返城进省水建公司属下的水泥制品厂从事水泥混凝土操作工,

那已是三十多年前的景象了——清晨,冬日的暖阳斜斜地洒在墙角,左邻右舍端着饭碗,边吃边聊,热气腾腾的粥碗里盛着的不只是早饭,还有一个整个村庄的烟火气。

我们村子呈L形。东西走向的那一竖,约八百米长,共有四排房屋,前后两排中间隔着一条河;南北走向的那一横,约两百米,共有六排房屋,每排五六户人家。而我家就在这一横一竖交点往东的主干线上,出门便站在村子的“大动脉”上。每到深冬初春,一年的活计得闲,只剩菜地需要侍弄,三五村民便端着饭碗聚在一起,聊这聊那。

我家东边,三爷爷家墙角,是整条路上人气最旺的地方。他家巷子口正好是个丁字路口,不仅我们这一排的左邻右舍端着饭碗来,就连前面三排的人家也会聚过来。

其实,端饭碗的习惯并不是由来已久的,

七十自述

□ 陈忠友

与水泥砂浆为伍,这是苦脏累工种,其劳动强度不低于农场挑河泥、挖墒沟。1987年经协商从江都调回高邮水泥制品厂;2000年,企业转型改制,职工下岗,我和多数人一样,不得不接受现实。这一年,我44岁。于是,步入第三阶段。

第三,“一切从头开始”阶段。此时的我,购房款尚未还清,女儿正读高中,爱人也内退在家,母亲和岳母仅靠低保难以周全,需要给予一些资助,对我而言,经济上一刻也不能放。大集体职工的架子就此放下,有饭吃、有衣穿、还清债务是硬道理。不是天选之人,大事做不来,小事必须做,硬着头皮做。只要能受聘,好歹不问,工资由老板定。我知道自己的需求和责任,再艰难憋屈,不抱怨不气馁,保持住不跪不舔不盲从姿态,且不断纠正自己,认认真真安分守己地与过去的老同学、农场插友和大集体同事于相互平行又不羡慕嫉妒恨的时空中各自前行,不乱阵脚,摠住攀比心和浮躁心,在艰难中种“瓜”,在艰难中得“豆”。有被家人所爱和家人所需的“小确幸”,觉得一切都值。“一切从头开始”,我以为这还是我人生的“高光时刻”,我见过的人,遇过的事,走过的路,尝过的滋味,可以说,比前二十五年的总和还要多,这极大地丰富了我的世界,拓宽了我的体验。向远处看,前途是光明的。

我是平常人,认真生活,勇于担当。我以为,粗茶淡饭和开心快乐才是人间最真实的烟火。

端饭碗

□ 柏涛

也就是50后、60后这一辈才形成的。对于30后、40后,或者再往前的,他们受传统思想的制约,宁愿在家吃完饭再出来聊天,也不愿端着饭碗出门——这在当时看来,是没有礼数的行为。但在开创者作为社会主流、家庭主力的影响下,30后、40后也渐渐加入了。

村民们在阳光下端着饭碗,白米粥蒸腾着热气,暗绿色或黄白色的大咸菜搭配着辣椒的红、蒜叶的绿,“滋滋”声、“嗦嗦”声、“嘎吱”声,此起彼伏,乡村的交响曲就这样拉开了序幕。大家谈着国家大事、家庭趣事、农田活计,信息的交换、快乐的分享、烦恼的倾诉,都在这早晨

的阳光下混合上演。这是我记忆中儿时的温馨画面、热闹场景。我喜欢静静地跟在妈妈身后,竖着耳朵听着那些还不是很理解的活语。那时,黑白电视机里的《霍元甲》《西游记》《新白娘子传奇》就像现在的贺岁档影片,魅力无穷。外出打工挣钱的门路还不多、选择还不广,村民大大都在家务农。另一方面,那时分到各家各户的地也确实多,没有现在的机械化作业,全靠人力劳作,家里没有几个壮劳力是很难的。

可如今,30后、40后已至耄耋之年,所剩无几,想走走不动了;50后、60后也已步入老年,儿孙绕膝,一家人的一日三餐都要操心,比从前更忙了;70后、80后也难得清闲,趁着休息日就想多睡一会儿;90后、00后,乡村还有几人……往日端饭碗聚谈的景象,已成为乡村历史的一部分。